

說
庫

第十二冊

玉
湘

照
山

新
野

志
錄

上

上



玉照新志卷一

宋 王明清著

慶元丙午。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。色澤溫潤。制作奇古。真周秦之瑞寶也。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。因揭寓舍之斗室。屏跡杜門。思索舊聞。凡數十則。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。務在直書。初無私意。為善者固可以為韋弦。為惡者又足以為龜鑑。兼有奇怪諧謔。亦存乎其中。若夫人禍天刑。則付之無心可也。

神廟聖意銳於圖治。熙寧之政。既一切變更法度。開邊之議遂興。洮河成功。梅仙拓地。然後經理西南小羌。韓存寶以弗績誅。繼而永樂大衄。徐禧之徒死之。由是恥於佳兵。上亦鬱陶成疾。

元祐初政。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。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。竄逐棄地之柄臣。取青唐進築隍鄣銀夏。至童貫蔡攸乃啟燕雲之役。馴至靖康之禍。悉本二子紹述思之。令人痛心疾首焉。

元祐黨人。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。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。至蔡元長當國。凡所背己者。皆著其間。殆至三百九人。皆石刻姓名。頒行天下。其中愚智溷淆。不可分別。至於

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。亦獲廁名矣。唯有識講論之熟者。始能辨之。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。嫉惡太甚焉。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。定王介甫親黨。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。蔡持正親黨。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。榜之朝堂。范淳父上疏。以為殲厥渠魁。脇從罔治。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。吾輩將不免矣。後來時事既變。章子厚建元祐黨。果如忠宣之言。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。而卒使國家受其咎。悲夫。

元祐初。修神宗實錄。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。如黃秦晁張是也。故詞采粲然。高出前代。紹聖初。鄧聖求蔡元長上章。指以為謗史。乞行重修。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。如韓富歐陽諸公傳。及敘劉永年家世。載徐占德母事。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。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。借書多不還。陳秀公母賤之類。取引較多於新史。於是裕陵實錄。皆以朱筆抹之。且究問前日史臣。悉行遷斥。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。以刪修焉。號朱墨本。陳瑩中上書曾文肅。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。其所從來。亦有本焉。覽之者。熟究而攷之。當知此言不誣。

趙諗者。其先本出西南□□□其族黨來降。賜以國姓。至諗不量其力。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。宣言欲誅君側之姦。其語頗似狂悖。然初無弄兵之謀。建中靖國時事。

既變諗亦幡然息心。來京師注官。時曾文肅當國。一見奇其才而薦之。擢國子博士。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。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。獄既遂。以反逆伏誅。父母妻子悉皆流竄。改其鄉里渝州為恭州。文肅亦坐責告。詞畧云。逮求可用之才。輒薦逆謀之首。是也。究其始。正由捐忿妄作。遂至殺身覆宗。百世之下。永負寇盜之名。學者亦當以輕剝為戒焉。

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。未嘗不流涕也。嗟夫。士大夫處昏庸之世。不幸罹此。後來無人別白可恨。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。僖宗光啟四年正月詔云。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。並見陷逆名。本承密旨。遂令忠憤終被冤誣。六十餘年。幽枉無訴。宜沾沛澤。用慰泉扃。並與洗雪。各復官爵。兼訪其子孫與官。使銜冤之魂。亦信眉於九原矣。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。載之與新舊唐史。殊為闕文。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。亦其時以見之。洪景廬容齋三筆。不復重錄。

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。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。為陸務觀假去。因循不曾往索。尚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。多遜素與李孟穆厚善。多遜竄逐後。萬里相望。聲迹眇絕。時法禁嚴。邸報不至海外。一日忽赦書至。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。此必孟雍

若登政府。吾必北轅戒舍人。儼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。未渡巨浸。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。問云相公何以至此。多遜云。屈後主斥之云。汝屈何如我屈。由是感疾而殂。

又多遜門下士。有種英蘇冠者。平生最器重之。得罪之後。賓客雲散。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。英後易名放。即明逸。冠易名易簡。魁天下。為參知政事。本朝有兩張先。皆字子野。一則樞副使遜之孫。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。其後文忠為作墓誌銘。稱其志守端方。臨事敢決者。一與東坡先生遊。東坡推為前輩。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。公子歸來燕燕忙。能為樂府號張三影者。有兩蘇世美。一東坡作哀詞者。一蘇丞相子名京。二人皆知名士也。

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。舉世皆知之。子高初名迥。後以傳其詞遍國中。於是改名遽。易字子開。與蘇黃游甚稔。見於尺牘。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。云決別之時。芙蓉授神丹一粒。告曰。無戚戚。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。初所未喻。子開時方十八九。已而結婚向氏。十年而鰥居。年四十。再娶江陰巨室之女。方二十矣。合卺之後。視其妻則清盼冶容。修短合度。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。詢以前語。則惘然莫曉。而澄江江陰之里名。

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。服其丹年八十餘。康強無疾。明清壬午歲。從外舅帥淮西。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。相與游從。每以見語如此。此事與雲溪友議王蕭事絕相類。子開趙州人。忠穆駁之孫。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。晚守濡須祠堂焉。賀方回為子開挽詞。我昔官房子。嘗聞忠穆賢。又云和璧歸趙。干將不墜吳。今乃印在秦。少游集中。明之子。即為和寧也。少游沒於元符末。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。

明清述揮塵錄列本朝諸帝。以潛藩為軍府。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云。正和中五年十二月己亥。宣德郎王恬等言。本貫遂州。按九域志。都督府遂州為遂寧郡。武信軍節度使。元豐八年。陛下初封遂寧郡王。紹聖元年。復以遂寧郡王出閣。與蘇潤二州。時同而事均。緣本州遂寧縣。元符二年。縣下慧明院。秋冬間。忽觀佛像五次出現。父老咸曰。遂寧佛出。越三年。奉陛下即位。此其祥兆。乞改府額。詔升為遂寧府。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。升蜀州為崇慶府。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。詔以宿州零壁為靈璧縣。以真州為儀真郡。通州為靜海郡。秀州為嘉興郡。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。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三志。皆所不載。明清嘗陳於禮部。乞行下遂州。照會施行。是歲十二月甲申。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。切見朝廷講讀之官。在天子所者。謂之侍

讀侍講。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。比擬稱呼相紊。名之不正。孰大於是。太宗皇帝初為韓冀諸王侍讀。置侍講。後有欲為皇族子孫置之。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為奉諸王講讀。請以教授為名。從之。且皇族學官。尚不可與王府同稱。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。詔諸王府侍講改為直講。侍讀改為贊讀。大亨字嘉父。一時知名士也。

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。知温州蘇起奏。臣昨謹將耕籍詔書刻石。被以雲鶴。安奉廳事。仍行下四縣。依此施行。自此風雨調順。禾稼盛茂。既已收穫。枯茨又復生穗。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。乞令諸路州縣。効此施行。裕陵覽奏。不樂云。起謠佞。一至於此。何以倣在位。其華飾手詔。豈不是相侮。可送吏部。

蹙破眉峯碧。纖手還重執。鎮日相看未足時。便忍使鴛鴦隻。薄暮投村驛。風雨愁。通夕。窗外芭蕉窗裡人。分明葉上心頭滴。裕陵親書其後云。此詞甚佳。不知何人作奏來。蓋以詔曹組者。今宸翰尚藏其家。

宣和末。禁中訛言崇出。深邃之所。有水殿一。游幸之所不到。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。非常年比。裕陵攜嬪御閹官凡數十人往觀之。既至彼。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。若

熟寢狀上云。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。不得眠所以然。喻左右勿恐懼。見其頰髮如雲。素頸燦玉。呼之凝然不顧。上訝之。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。愕然而起。回首乃一男子。鬚髯如棘。面長尺餘。四目若電。極為可畏。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。上亦為之失措。遂巡不見。上急命回輦。未幾京城失守。狩於朔方。

明清揮麈錄載。雍孝聞事頗詳。近見秋浦朱去奢云。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。嘗有詩云。官田種秫陶元亮。私釜生塵范史雲。至今郡人猶傳誦之。孝聞沒後。和州道士亡其姓名。冒而為孝聞。走江淮間。其才亦不下孝聞。有弔項羽廟文云。無守陵之蕙帳。有照夜之寒缸。過東坡題詩云。文星落處天地泣。此老已亡吾道窮。才力謾趨生仲達。功名猶忌死姚崇。人間便覺無清氣。海外何人識古風。平日萬篇誰愛惜。六丁收拾在瑤宮。宣和初至京師。遂得幸。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。錫姓名朱廣漢。至紹興中。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。明清尚及識之。而洪景盧夷堅志中記其一事云。

鄭紳者。京師人。少日以賓贊事政府。坐累被逐。貧窶之甚。妻棄去。適一女他人。流落宦寺家。不服訪其生死。日益以困。偶往相監問。命於日者。日者驚曰。後當官極品。未

論其他。而今已為觀察。且喜在今日。君其識焉。同行儕輩笑且排之。甫出寺門。有快行家者數輩。宣詔甚急。始知其女已入禁中。得幸九重矣。即除閤門宣贊舍人。未及歲。以女正長秋拜廉察。不數年位登師垣。爵封郡王。極其富貴榮寵。妻再適張公。縉黃緣肺腑。亦至正任承宣使。韓髦斯士。鄭氏壻也。見語如此。

東坡先生知杭州。馬中玉成為浙漕。東坡被召赴闕。中玉席間作詞曰。來時吳會猶殘暑。去日武林春已暮。欲知遺愛感人深。灑淚多於江上雨。歡情未舉眉先聚。別酒多斟君莫訴。從今寧忍看西湖。擡眼盡成腸斷處。東坡和之。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。不見鶯花花落處是也。中玉忠肅亮之子。仲甫猶子也。

詩話云。昭陵時近臣賦詩。一聯云。秦帝宮成陳勝起。明皇殿就祿山來。或有譏于九重。上覽其首句云。朱衣吏引上高臺。即不復視。天語以為器量如此。何足觀耶。嗚呼。昭陵豈不見全篇。倘盡以過目。則不可回互矣。此堯舜之用心。宜乎享國。

章聖朝神明逸抗。疏辭歸終南舊隱。上命設燕禁中。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。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。誦北山移文一遍。明逸不懌云。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。熙寧中。王荊公進用時。有王一介中甫者。以詩詆之云。草廬三顧動幽憂。蕙帳一

空生曉寒。荆公不以為忤。但賦絕句云。莫向空山覓舊題。野人休誦北山移。丈夫出處非無意。猿鶴從來自不知。蓋取於此。中父三衢人也。昭陵時中制科。仕裕陵為從官。子沆之彥允。漢之彥周。渙之彥昭。為之彥楚。皆近世名卿。今家居京口。

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。元豐四年。慈聖光獻皇后上仙。裕陵追慕。至忘寢食。適詣闕上言。能使返魂。上亦信之。使試其術。且載其施行云。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。係虞部郎中止觀之子。光祿寺丞緯之姪。為學道休官。有法能致。致一作救

五照新志卷一終

玉照新志卷二

宋 王明清著

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。削籍於建中靖國。崇寧初。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。卒于位。恩數甚渥。後二年。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。登對歸。與客言穆若之容。不合相法。終當有播遷之厄。客告其語。遂坐誅。弟邦送涪州編管。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。具列詔旨。至重和元年。燕雲之伐興。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。扣閣上書。力陳不可。且極言一時之失。逾萬言。末有御批云。此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。王堯臣遠方書生。能陳歷代興衰之迹。達於朕聽。臣僚咸謂毀薄時政。首沮大事。乞行竄殛。朕以承平之久。言路壅蔽。敢諫之士。不當寘之典刑。優加爵賞。僉論何私。堯臣。崇寧四年。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。奏補。因處厚責降。遂寢不行。今處厚未盡復舊官。可特追復正奉大夫。給還遺表恩澤。特先補堯臣承務郎。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。明清伏讀至是。淚落闌干。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。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為非。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。不能身任死事。卒至禍亂。可不痛哉。

裕陵初復西邊境土。西人初不知姓氏。詢之邊人云。皇帝何姓。云姓趙。皇后何姓。云

姓向。大朝直臣為誰。云包樞密拯是也。於是推其族類。各從其姓。至今有仕於中朝者。然多右列。

明清揮麈前錄載中書令舍人紅鞋。自葉少緼始。出於姚令威叢話。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。以大觀元年十一月。除通直郎。試中書舍人。賜三品服。故事。三品服角帶。佩金魚為飾。一日徽宗顧見。公謂左右曰。給舍等耳。而服色相絕如此。詔令大中大夫以上。犀帶垂魚。自公始也。與姚所記少異。

湯舉者。處州縉雲人。與先人太學同舍生。有才名於宣政間。登第之後。累任州縣。積官至承議郎。居鄉邑。以疾不起。舉適上課。當遷員郎。而綸軸未頒。有王令洙者。南都人。文安堯臣之後。為縉雲令。告其家云。未須發喪。少俟命下。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。且為亟遣价疾馳入都。趨取告身。越旬日始到。然後舉哀。令洙為保任申郡。遺澤遂沾其子。即進之恩退也。後中詞科。賜出身。盡歷華要。位登元台。震耀一時。亦異事也。故書之。

明清投轄錄所敘劉快活事。後來思索所未盡者。今列於編外。曾祖空青。文肅之第三子也。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。後果終漕輓。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為卿相。劉

笑曰。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。文肅當國。先祖為起漕郎中。一日忽見過曰。我今日見曾三女兒。他日當為公之子婦。時先妣方五六歲。又謂先人曰。曾三女。汝之夫人也。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。王樂道之子。三運使之壻。此兒他日名滿天下。然位壽俱嗇。奈何。已而文肅罷相。遷宅衡陽。北歸後。先祖守九江。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。一見奇之。遂以先妣歸焉。彼所言一一皆合。不差毫釐。其他類此尚多。不能悉記。異哉。

明清揮麈後錄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。蓋出於天下公論。而堯臣之子倚財確行。行都張全真參政日。載真偽作一積。可以但作全真文字。近覽李仁甫長編云。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。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。莫大於誤國。誤國之禍。莫大於燕雲之役者。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。大者誅戮。次者流放。而陳堯臣者。獨仍舊故秩廩。食縣官置而不治。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。下泄四方之痛憤哉。堯臣為國召亂。不知罪惡之重。乃敢自引矜乞為郡守。今雖為宮祠。叨叨食祿。臣愚伏望睿旨。削奪堯臣在身官爵。投竄遐方。以懲其惡。以謝生靈。為後世臣子誤國之誡。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。更不施行。書之於編。蓋知卿之言不厚誣。且非明清之私意。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。後閱大興日歷。卒執奏乞行遷責高宗。

云豈可以自乞養遣。反遭貶邪。止罷祠焉。

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。建炎初。北人將渡淮。獻臣坐於所居小樓。望見一老士大夫。彷徨阡陌間。攜一小僕。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。獻臣默然識之。事定往掘其地。宛然尚存。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。石榴枝上花千朵。荷葉杯中酒十分。滿院弟兄皆痛飲。就中大戶不如君。獻臣後南渡。寓居餘姚。嘗出以示余。真奇物也。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。又云。建炎間。避地奉化境上。一二僕隸偕行。嘗夜過渡。月色微明。有數人先往焉。忽問云。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。但見其軀幹長大。語雄聲勵。心竊疑之。忽徑劃水面而渡彼岸。波濤洶湧。久之。獻臣惶怖幾觸仆。不知為何怪。後亦無他。

黃進者。本舒州村人。為富室蒼頭奴。隨其主翁。為父擇墓地於郊外山間。與墓師偕行。得一穴最勝。師指示其主云。葬此他日須出名將。在傍默識之。是夕乃絜其父之遺骸。瘞于其所。主初不知為何人也。已而逃去為盜。坐法黥流。又數年。天下亂。進鳩集黨類。改涅其面為兩旗。自號旗兒軍。寇攘淮甸間。人頗識之。朝廷遣兵捕之。遂以衆降。後累立功。至防禦使。

自紹興講和以來。北使經由官私牌額。悉以紙覆之。蓋常年之例。隆興間。北使往天竺燒香。過太學門。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太學二字。有直學程宏圖者。欄幘立其下。曰。太學賢士之關。國家儲才之地。何歎於遠人。堅執不令登梯。更以白尹。尹以上聞。阜陵加嘆久之。遂免。至今循之。宏圖後登第。上記其姓名。喜其有守。擢大理司直。遷丞而卒。宏圖。番陽人。詞翰亦佳。然使酒難近。人多忌之。

乾道中。趙渭礪老為臨安尹。時巨璫甘昇。權震一時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。昇欲取以廣其園。礪老欣然領命。有州學教授者。入議狀。以謂戎祀國之大事。豈可輕徇閭寺之欲。易不屋之祭耶。力爭之。卒不能奪而止。忘其姓名。或云石斗陸九淵。未知孰是焉。

錢處和。紹熙甲子歲。為明州通判。招魏南夫處賓館。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。偶罹橫逆。拘係。適歲當行科舉。南夫為請。處和憐之。懇太守始得就試。遂預首薦。明年登進士第。調餘姚尉。復與南夫為代。其後二公皆登揆路。處和雖止叅預。然常行宰相事。異哉。

思陵紹興乙亥歲。秦檜之殂。更化之初。竄告訐之徒。張常先而下。前後凡十四人。此